

陣 雷 地

南 子 邵

社 版 学 文 人 民

1714

18635

821
1714

地 雷 陣

邵 子 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五 年 · 北 京

地雷陣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903 字数33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50}$ 印张1 $\frac{13}{25}$ 插页2

1959年5月北京第2版 196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31001—41000册 累計印数 51000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定价(2)0.14元

前 言

本书包括“地雷陣”、“閻荣堂九死一生”两个短篇，是邵子南早期的代表作。“地雷陣”是写抗日战争期間，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民兵李勇，领导着一支民兵，大摆地雷陣，勇敢杀敌的故事。“閻荣堂九死一生”是写反“扫蕩”斗争中，一个普通的粮秣員，在敌人面前坚貞不屈，保存公粮的英雄事蹟。这两个短篇，在当时都曾受到广大工农羣众的喜爱。

作者邵子南，四川人，生于一九一六年。十七岁那年，初中毕业，因为家庭困难，流落在岷江流域一带，先后作过徒工、水手、車夫等。一九三六年到上海，开始参加进步文艺活动，并积极从事写作。抗日战争开始，进入十八集团軍总部随营学校学习，一九三八年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。一九四四年由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，写成“地雷陣”等小說。一九四六年到重庆“新华日报”工作，次年被迫撤回延安。不久又

南下，参加陕南地方武装工作。一九四九年随军入川，担任当时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的领导工作。一九五六年一月，不幸因病逝世，年纪只有三十九岁。

他的遗作主要有短篇“地雷阵”、“閻荣堂九死一生”、“牛老娘娘拉毛驢”，中篇“三尺紅綾”，长诗“白毛女”等。

編 者

統一書號：10019·903

定 价： 0.14 元

目 次

地雷陣.....	1
閻榮堂九死一生.....	45

地雷陣

地雷象个大西瓜，
翻开地皮埋上它，
浇上了鬼子的血和肉，
让它开一朵大红花！

这是晋察冀民兵唱的“地雷歌”。多少民兵都学会了埋这玩意儿——抱着大大小小的“西瓜”，口里不言語，心里笑迷迷的。这“西瓜”是鉄的，里面还有火药，“西瓜”藤子又十分細。你要触动了“西瓜”藤啦，就請你扭一下秧歌舞，跌倒地下，不拉你，你再也莫想起来，起来还得进棺材。这号鉄皮药馅“西瓜”，大的要几个人抬，小的一个人能拿上三五个。

一九四三年春天，日鬼子已經吃够了，怕了地雷，写信給武装部讲条件。武装部不跟他讲条件，却

說：“你來吧，不會嫌少的，够你吃的啦！”

瞧吧，日鬼子走大道，大道寸步難行；走小道，小道的雷也响得一样的厉害。他就只有竄啦，在麥苗上竄，在水里头拖着那双牛皮靴蹄子竄——就沒有走的样兒，只好叫他是竄嘛——慢慢的，麥苗、水边也会咬人啦。日鬼子看好地形，說是：“好架机关枪啦！”扛着机关枪上山头，一架，“轰！”連机关枪帶人飞上去又跌下来，枪使不得，人也使不得啦。日鬼子进村也好，走道兒也好，学会了画圈圈，还压上“小心地雷！”的紙条兒。一个村，他可以画上百十个圈圈。圈来圈去，还是走不得，动不得，挪不开脚步，一碰就响。爆炸手們都知道：

管你騎馬坐轎，
管你費尽心机，
我要埋上地雷，
你就寸步難移。

可是，出了李勇，地雷战那才算得更有声有色。

李勇是阜平五丈灣人氏，从小就跟着父亲养种着不大点子不打粮食的嘎咕^①地，吃着多半树叶，少半粮食。长到抗战开始，是个又黄又瘦，个子不高的少年。

他一看見八路軍，就嚷着要当兵去，父亲把他关起来，他钻了一个空子，总算溜出来了。騙着八路軍，說是：“跟老的說好了的。”穿上一身嶄新的黄軍装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催着出发。

队伍就不出发，慢慢地作飯吃，吃了还睡觉。他就巴望着他父亲不要寻到他那兒来。昏头昏脑，寻到隨便哪兒去也好！不敢到八路軍来也好！

究竟年輕，沒想到大人寻人的本事。突然，父亲站在他跟前。他要溜出去，父亲拦住大門，一巴掌就把他打了个跌。給硬逼着脫軍装，李勇直哇哇啼哭。軍装脫下来，軍装又拿走了。穿上便衣，一下子就給滿身大汗鬧湿了。又給硬逼着走。

走一路，他哭了一路。見着庄稼地他就钻。钻进去又給抓出来，走不了几步，又钻。走完二十几里

① 嘎咕，是坏的意思。

地回到了家，父兒倆都累得不成樣子。他直噓了一夜，第二天又不吃飯。

“虎毒不吃兒”，當老的跟他妥協啦。盡向他說好的，把他制住了。他也休想再能跑出去了。

很快，他成了共產黨員。一直他都是青年們的頭兒。誰受了欺負，找上了李勇，只要李勇一吆喝，青年們一窩蜂跟了去，那是“天不怕，地不怕”！他性子又急，象干透了的劈柴，一點就着火，一着就沒完。共產黨在五丈灣，使得窮小子、娃娃、婦女都能說話，能辦事；那李勇還不是“魚兒見水，龍歸大海”嗎？入了黨，他自个兒整整樂了好幾天，就走路也唱唱打打的了。

人們說：“這娃娃拾了好東西，發財了吧？”

一陣快樂勁過去，李勇說話象個大人了，正正經經問起村里的事來。

後來，人們選了他當抗先隊長。組織民兵，他當了武委會主任，又改為中隊長。憑着他積極、勇敢、心眼靈，學會了使槍使雷。在使槍上，雖不說百發百中，却也打得不差碼子；在使雷上，他能够在平光水滑的打麥場上，把地雷埋上，無踪無影，好爆炸手也

找不出来。各种地雷陣、游击战、蜜子战、麻雀战，更是头头是道。

只是在一次反“扫蕩”里，父亲被日鬼子杀死了。“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尸！”李勇找了两天一夜，找着了，他也昏倒过去了。醒轉来，他成了他娘、他妹、他弟弟的当家人，还不到二十岁。把父亲埋了，眼見得生活更加困难，悶了几天，就拾掇出一副担子，找好秤，和乡亲们對落出几个本錢，到四外赶集，卖粉麵去。

一九四三年，五月十一日，他挑着担子，到邓家店赶集。忽听見一人叫他：“李勇！”

他抬头見是区里大队长。就說：

“下乡呀？”

大队长說：“下乡！日鬼子来啦！奔襲我們阜平。”就把情况兒告訴他，还說：“可能打你們村过，地雷，你們得准备嘞！”

李勇順口就說：“那我就回去吧！”

大队长点了点头，又說：“雷要响得了呀！”

李勇說：“說的。”把担子放下了。

大队长說：“你这担子？”

李勇說：“不要緊，我交給个熟人好了！”

一回头，看見个空手熟人，把担子交代清楚，李勇撒开腿，一个跑步去了。大队长看着，暗自說：“哼，我还以为他要埋怨情况兒变化得怪呢！这小子，就是利索！”

回到村里，把民兵掌握起来，李勇在五丈灣附近，看好日鬼子要走的道兒，仔仔細細地布置了个地雷陣，专等日鬼子到来。正是：

鬼子来，
就把地雷埋！
管教他，
来了就倒下，
倒下就起不来！

这一天，日鬼子沒来。第二天，五月十二日早晨，是一个阴天。日鬼子从那长滿枣树、榆树、槐树，綠蔭蔭的道兒上露头了。枣兒花香，露水重，片片叶兒下垂，十分好的去处。日鬼子在那兒露头，欢喜死了，伏在北边小坡上的李勇和他的游击組、爆炸組。

眼睜睜看見日鬼子朝地雷陣走去，李勇气也不出啦，众人也一二十只眼睛都是看定一个方向。日鬼子进了地雷陣，一个进去了，一个进去了，又一个进去了。李勇他們就等着地雷响。那聚精会神的神情呀，真是：

耳不旁听，
目不旁视；
忘了自己，
忘了旁人！

什么都不想了！千种聪明，万种本事，全丢开了！只干一件事：“注意！”这种情境，打慣游击的家乡都知道。这么爬着，爬一天半天，真只当一会儿事，不餓不冷，太阳晒着不热，不撒尿，不拉屎，說他傻不是傻，說他痴不是痴；头兒仰着，嘴兒閉着，臉上皮肉死；就是眼睛向前直視；誰的手动一动，众人心头麻煩死；风兒不吹，鳥兒不叫——呀，太阳早偏了西。

他們等着地雷响，地雷不响，日鬼子一个一个擦

着地雷边过去了。过一个，李勇臉上变一种顏色。連过三个，李勇臉黑了。这个黑法，好比烏云堆滿了天，好比那无底洞兒黑沉沉，好比那黑夜只等电閃光。

諸位，地雷厉害是厉害，就这个缺点：踩不着，它不响。一条寬寬的道兒上，哪有那容易就端端踩着！就再窄的道兒，也有脚前脚后，也沒有非踩着不可的道理。我們有好多的地雷陣就这样白糟蹋了。这才急死人呀！誰也沒想出好法子过。

好一个李勇，灵机一轉：“他不踩地雷，我得叫他踩。拿枪打，怕他不乱；乱了，怕他不踩！”心里这么想，拿出大枪瞄。回头輕声向众人說：

“打！”

众人說：“打不得！”

“不敢暴露目标！”

“不打，他不踩地雷！”李勇說着就是一枪。

那一枪，好比鷄子扑小雞，好比长江归大海，枪子直落到头前那个日本鬼子的头上。李勇头一抬，还說：

“走，走那么快干什么？”

日鬼子这边頓時一陣大乱，前拥后挤，这个的枪

碰着那个的脑袋，前面的手拐撞坏了后面的眼睛，头兒还得东張西望，脚下又要赶奔前程。天崩地塌一声响，一股藍烟升起，尘土飞揚——雷响了。这下子，紅的白的鬧了一地，好象日鬼子卖豆花，担子翻了；长腿、短胳膊、脑袋、烂皮、碎肉，摆了遍地，好象日鬼子在开人肉作坊；軍帽、軍衣，飞上树梢，枪筒、子彈，摆了一地，好象日鬼子在开杂货鋪。

这边鬧成一团，且慢些說。

那边李勇的臉，早变了顏色，好比那日出烏云散，好比那雪地梅花开，好比那悶热天气下大雨，好比那黑夜森林着了火。李勇紅着臉孔，忍不住，急說：

“打！趁这乱勁！”

一陣枪子，就象乱鴉投林：都找着自己的对象。

这时，日鬼子顧得着辨明情况，打呢？还是顧得着跑呢？自然囉，“三十六計，走为上計。”該跑！——呀，道兒在那兒摆着，誰又知道那“葫芦里卖的什么葯”？——日鬼子看見路旁，朝南有个缺口，一条岔道通向河滩，“狗急跳牆”，就象洪水崩决似地向那涌

去，各自拚腿长，賭力大，拥着挤着，爭先恐后，狗搶骨头一般。

那边李勇笑了，說：“跑得好，早給你們算好啦！”

“裏！”比前一番更大的雷响了，日鬼子挨得也結实。重重叠叠，比堆罗汉还熱鬧。

李勇再打一枪，打倒騎馬的軍官，收了場。日鬼子嚎着到了河滩。李勇第一个站起，众人也会意地站起。李勇紅着臉孔，大声說：

“追他狗日的！”

一下子李勇臉上成了青蒼蒼的。所謂“威风凜凜，杀气騰騰”，无非这个样子——他們就追下去了。

这一仗非同小可，打开了地雷战的新局面。諸位，記着：在地雷战术里边，从李勇起，加上了大枪。这叫做“大枪和地雷結合”的战术思想，北岳区区党委公布他是“模范共产党员”，武装部和軍区聶司令員都嘉奖了他，号召全体民兵向他学习。不到两个月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在好大的地面上，人們唱开了一支歌了：

不怕敌人瘋狂进攻，